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4.008

# 石黑一雄《莫失莫忘》成长主题的时空释读

任冰

(东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 作为一位移民作家,石黑一雄因自身的经历和空间体验,对世界性问题尤其关注。他把科技革命等重大事件的探讨巧妙地隐匿于他的小说中,使小说的叙事具有独特的时代性,《莫失莫忘》就是典型之一。这不仅是一部具有反乌托邦色彩的科幻小说,还是一部讲述成长经历的小说。抛开典型的科幻情节,这部小说没有过多地关注科学的进步,而是聚焦于克隆人成长中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与内心世界,并展示出一幅幅成长的时空图。因此,从时空角度解读《莫失莫忘》,更容易审视其中人物的成长经历。

**关键词:** 《莫失莫忘》;成长经历;悲剧情怀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1)04-0053-06

当代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的《莫失莫忘》一直广受学界关注,特别是在生态批评和科技伦理反思层面。有学者以生态批评理论为基点分析小说内容,阐述克隆技术对生态及社会产生的影响;还有学者通过科技伦理和文学伦理批评的研究视角,对社会如何拒斥克隆人伦理身份、科技如何颠覆人类伦理意识、如何重塑社会伦理环境等方面进行诠释。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注意小说的情感内涵,认为《莫失莫忘》是“石黑一雄所有作品中最具感染力和悲剧情怀的一部”<sup>①</sup>。这部作品不仅关注伦理问题,还涉及童年的友谊、浪漫的爱情,以及衰老、疾病和死亡等主题,尽管这些主题在他的许多小说中都很常见,但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把读者拉进他的情感世界,使人感受到了更有人文主义气息的关怀<sup>②</sup>。无疑,这进一步拓展了石黑一雄研究的视域。事实上,《莫失莫忘》不仅仅是一部具有反乌托邦色彩的科幻小说,还是一部讲述成长经历的小说。故事在凯西的回忆中一点点展开。黑尔舍姆寄宿学校在英格兰乡村深处,凯西、露丝和汤米

就在这里悠然地生活并成长,他们爱做白日梦,喜欢艺术创作,也有少年的烦恼。当他们16岁时离开了黑尔舍姆,被送到一个叫农舍的村庄,相对自由地生活,在那里等待捐赠器官。最终,他们来到不同的康复中心成为捐赠者,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小说描绘了一系列关于成长的小插曲,这些爱情与友谊的片段温馨而又难忘,使作品逐渐建立起一种紧迫而又引人入胜的叙述节奏<sup>③</sup>。石黑一雄一方面揭示克隆人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思想、希望和恐惧);另一方面又将其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与每个人的成长及个性发展联系起来,向大家展示了一幅幅人生的时空图。女主人公凯西及其同伴的生活写照就是成长的缩影,如同万物生命一样,就是时间与空间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正如有论者所言,成长是在时间维度上的空间实践,空间里的一切景观都在时间里获得了成长的独特内涵,时间也因空间的锁存变得更加重要和有意义<sup>④</sup>。这部小说的时空寓意性很强,凯西等克隆人的成长故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

收稿日期:2021-02-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752025)

作者简介:任冰(198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Emily, Horton. *Contemporary Crisis Fictions—Affect and Ethics in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208.

②Emily, Horton. *Contemporary Crisis Fictions—Affect and Ethics in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208.

③Emily, Horton. *Contemporary Crisis Fictions—Affect and Ethics in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209.

④宁云中:《空间理论与美国犹太成长小说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8年版,第119页。

维度中展现,影射了人生在世的不易与价值。本文试从时空角度解读《莫失莫忘》,审视其中人物的成长经历及人生意义。

## 一 成长与时间

成长总是伴随着岁月的变迁,生命诞生、成熟、消逝,时间也在悄然地流逝。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围绕着时间维度展开叙述,形成一个贯穿整个小说的线索,成为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脉络。小说主人公凯西讲述了自己和朋友们从“学生”到“护理员”,再到“捐献者”,直至生命终结的人生历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年纪渐长,不同的时间点到来时,就必须使命般地去完成人类社会所要求的事情,在不断地探索和发现“我是谁(或是什么)”的过程中,单纯、懵懂、幼稚的他们因时间的推动和打磨,终将变成理智、成熟、得体的成年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能够体会成年的时间很短,甚至未到中年时,体内的重要器官就会被割除,以用于普通人类所需的器官移植手术。这种行为被称为“捐献”,每个克隆人捐出几次器官后就必然会死亡,从第一次捐献开始他们的生命就进入了尾声。有些人坚持到了第四次捐献,便“再也没有康复中心,没有护理员,没有朋友,你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捐出剩余的一切,什么也做不了,直到他们将你关掉”<sup>①</sup>。小说中“时间的序列性和事件的因果律被抛弃了”<sup>②</sup>,叙述的时间延续性被突然截断。书中人物的成长轨迹因克隆人的特殊使命而改变。他们的人生是短暂的、被肢解的,在浓缩的人生旅途中必然会遭遇别样的碰撞。因此,克隆人的成长在具有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同时更具特殊性,这正是此部小说的独特魅力所在。

在石黑一雄笔下,人物故事常被置于某种特定的时间结构中,以凸显人物的成长历程,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环形与压缩两个方面。首先,石黑一雄运用环形时间展开叙事,“小说总体写的是过去,而小说又是从这一过去的某个‘将来’开始叙述的,所以不管小说如何写到这一过

去的‘过去’,它最终总要回到‘将来’——小说的开头。于是,小说的结构就形成了一个时间性的圆圈”<sup>③</sup>。正如小说开篇就写道:“我的名字叫凯西·H,三十一岁,我做护理员已经有十一年了。听起来这时间很长,我知道,但实际上,他们还想让我再干八个月,直到今年年底。”<sup>④</sup>这段自叙性话语就是凯西这个叙述者站在了过去某个不明确的现在,讲述多年后的一个“将来”,然后从这“将来”回顾那显得有些遥远的“过去”。她开始回忆自己照顾过的捐献者,告诉我们她之所以每次都选择来自黑尔舍姆的终结者,是因为她从小就生活在黑尔舍姆。并由此追溯,开始讲述她和好友们在黑尔舍姆及农舍的故事,一直回忆到她的好朋友露丝和汤米在康复中心相继终结而她自己也将结束护理员的工作开始捐献为止。故事的结尾又回到凯西开车走在乡间的路上回顾起成长中的点点滴滴的场景。她停车回顾自己和好友们的成长历程,想到露丝和汤米的离去不禁落泪,但同时她又充满了勇气来面对即将到来的命运,于是驱车驶向她应该去的地方。这样,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形成了一个时间性的环形。在这一结构中,叙述者的叙述起点和终点是相同的,同时这种叙述会使故事呈现出一个完整的轮回,即一个环形结构,这种结构将凯西的将来、现在与过去全部串联起来,呈现出凯西等克隆人作为非人类的成长体验。正如巴赫金把成长小说中的成长问题衍生为时间问题:“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人物命运及生活中的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sup>⑤</sup>当后来劳拉建议凯西做露丝的护理员时,虽然凯西没有马上答应,但是仿佛潜意识里的她早已做出决定。她心中想着:“我一直以为有的是时间,很多事早晚可以做,可是现在我最好尽快行动,不然不如永远放弃算了。”<sup>⑥</sup>因此,在露丝去世后,凯西回忆起傍晚时分带着饼干和矿泉水去看她的场景。她们两人坐在窗边,看着夕阳从屋顶落下,谈起黑尔舍姆和农舍的生活,她

①石黑一雄:《莫失莫忘》,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22页。

②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49页。

③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58页。

④石黑一雄:《莫失莫忘》,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⑤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载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⑥石黑一雄:《莫失莫忘》,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38页。

感恩能有最后那段时光。露丝在生命终结之前,完成了心灵的成长,她打开了三人的心结,并帮助汤米和凯西走在一起。汤米和凯西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找到了身份的归属并懂得生而为人职责,接受命运的安排。故事在环形时间的叙述中把克隆人生命的温度传达给人类。他们具备了与人类一样的情感体验,他们渴望生命、渴望自由,比人类更加珍惜爱与友谊。他们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成长,依然保守内心的尊严与良知,体会着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尽管生命短暂,但每个阶段都有成长的呈现。

为了进一步展示克隆人的生命意义,呈现其短暂的一生,石黑一雄又专门采用时空压缩法,让他们压缩自己的生命时间来为人类延长寿命。克隆人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不得不提前终结自己的生命,因而他们的成长始终伴随着对生命时间的渴求,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延期捐献。凯西作为捐献者的命运已经是安排好的事情,但是她选择作护理员推迟了自己捐献的时间。克隆人中间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如果两个人能证明他们是真心相爱,便可以提出申请,将捐献时间推迟三年,甚至四年。这个传言一直安抚着他们,而学校的导师也没有将真相完全告诉他们,而是“将真相作为一个耗度时间的器具把玩”<sup>①</sup>。直到故事的结尾,当汤米和凯西去找克劳德夫人申请延期捐赠时,夫人告诉他们根本就没有延期捐献这回事。汤米、凯西以及所有黑尔舍姆学生生长久以来的梦想和他们为此做的种种努力都被现实击碎。面对真相,汤米绝望而愤怒,凯西将他抱住,两个人感觉像是水中的浮萍一样无助。黑尔舍姆的校长艾米丽小姐对凯西和汤米说:“你们一定会认为自己只是棋盘上的棋子……有时候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人们的看法,他们的感受,一会儿朝这边,一会儿又改那边。只是你们碰巧在这个过程中某一点长大了。”凯西回答:“可能这只是一时的潮流,来来去去,但是对于我们,这就是一辈子。”<sup>②</sup>

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是当代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用来形容“周转时间加速和空间范域的缩减所引发的感受”<sup>③</sup>时使用的一个概念。他在1992年的书中指出:“最近这20年我们一直在经历一个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它对政治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了一种使人迷惑的和破坏性的影响。”<sup>④</sup>在石黑一雄所创造的这个压缩时空里,科技迅速发展,人类创造出为延长自己寿命而提供器官的克隆人。随着医学界取得重大的突破,人们没有时间去判断并理性地分析问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观念等在这样一个“时空压缩”的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判断与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日益瓦解,科学甚至战胜了伦理学,短暂与分裂超过了永恒与统一。克劳德夫人告诉凯西和汤米,整个人类社会只是把他们当作器官移植的来源,用以医治癌症、运动神经疾病和心脏疾病等,无论人们对克隆人的存在和境况感到如何不安,但他们更关注自己的孩子、配偶、父母和朋友,很多人“宁可相信这些器官是凭空出现的,或者最多是在某种真空中种植出来的”<sup>⑤</sup>。为了逃避良心上的谴责,人类故意回避并漠视克隆人的存在。

石黑一雄运用环形和压缩时间结构,将科技革命等重大事件的探讨巧妙地隐匿于他的小说中,使小说的叙事具有独特的时代性。《莫失莫忘》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成长的时空意义,还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时代变迁之中的人物成长时间性的丰富内涵。凯西等克隆人的形象超越了自身的性质,进入了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在这个社会,科技进步提高了人类生活质量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带来了毁灭性伤害。时代和社会思潮的变迁与克隆人的日常叙事彼此交织,汇聚成人类世界对克隆人的胁迫。石黑一雄擅于发掘隐匿于个体成长中的社会现实,长于捕捉边缘群体的生存境遇,他以克隆人的成长境遇展示具体时代语境下克隆人生命的脆弱以及他们对于自

<sup>①</sup>Sean, Matthews and Sebastian, Groes. *Kazuo Ishiguro: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9, p. 93.

<sup>②</sup>石黑一雄:《莫失莫忘》,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99页。

<sup>③</sup>吴治平:《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sup>④</sup>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92, p. 284.

<sup>⑤</sup>石黑一雄:《莫失莫忘》,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95页。

身命运无法把持的窘迫,影射了克隆人成长的不易与人生的价值。

## 二 成长与空间

成长不仅存在于时间的流动中,还存在于空间的场域中。空间对人的主体性建构和自我意识的形成同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莫失莫忘》中的凯西和朋友们辗转于各地,先后经历了黑尔舍姆、农舍、康复中心这三个空间的位移,这些空间代表他们的成长。每个地方都代表着他们生命的一段历程,情感经历也呈现出从懵懂到成熟再到得体的转变。他们从在黑尔舍姆时懵懂地追寻自我的认知,到在农舍时相对自由地探索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最后再到捐献中心时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空间的转换造就了她们的成长轨迹。

就其经历而言,凯西及其好友们一直生活在动态的迁徙过程中,完全是被迫接受的。这种经历赋予其不同的性格特征,他们的成长与所处空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凯西和她的两个朋友露丝、汤米从有记忆起就住在黑尔舍姆,直到他们16岁。凯西回顾她在黑尔舍姆的时光时,认为这是她生命中一段田园诗般的生活。她带着强烈的怀旧情绪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把黑尔舍姆提升到一个神话般的、几乎是伊甸园般的地位。在长途越野旅行中,她经常发现自己在寻找黑尔舍姆那样的风景,也会有关于朋友、老师以及各种经历的回忆和留恋,既有欢乐,也有忧愁。黑尔舍姆是为克隆人建造的成长营,它给学生提供艺术和文学等课程,并在表面上使学校成为一个能够让学生们在舒适与鼓励的环境中成长的地方。尽管凯西将黑尔舍姆理想化,但事实上,这里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监护人通过种种方式控制着孩子们,使他们从未意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黑尔舍姆建在一个“平滑的山谷中,周围都是坡地。这就意味着从主楼的几乎任何一间教室的窗口里——甚至从运动馆里——都可以清楚看到那条蜿蜒细长的小路

从田地间穿过,直到大门口”<sup>①</sup>。可见,学校与外界完全隔离,学生们时刻处于监控中,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校园周边围着铁丝网,学生间曾有传言说跑出黑尔舍姆边界的人手脚都被砍掉,还有的被学校开除。黑尔舍姆之外的地方对学生们而言就像幻境一般,“对于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我们都只有极为模糊的认识”<sup>②</sup>。在凯西的回忆中,除了来收集学生艺术作品的夫人,学校很少有其他外人进来。

其次,导师们限制了学生的自主性,通过监视、监察等规训手段让学生适应他们在社会中预定的角色,来抑制反叛的冲动。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现代的很多机构,如监狱、工厂、医院、学校,都是为了规训人类,让他们成为“驯顺的肉体”<sup>③</sup>。黑尔舍姆正是这样一个为训练克隆人而建造的成长基地。克隆人在成长过程中被剥夺了父母和亲人,成长导师是他们的监护人。导师们对学生的身份和捐献的问题总是采用很模糊、隐晦的语言来回答,这使他们对自身命运的认识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他们生活在“又知道,又不知道”<sup>④</sup>的现实中。如汤米所言:“在黑尔舍姆,导师们小心翼翼地设计好何时该告诉我们什么;这样的话,我们总是还小,最新得到的信息不能完全理解。但当然某种程度上我们会接受进来,这样一来不久之后一切就都装进我们脑子里了,尽管我们都没有仔细检视过这些信息。”<sup>⑤</sup>这种管理方式使得克隆人在不断内化主流价值的同时也失去了对事物真相的判断能力。露西小姐是唯一对这种教育提出反对的导师,她认为这不仅不会保护学生,还会让他们产生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希望。因此只有她忍不住告诉学生:“你们谁也去不了美国,谁也成不了电影明星。那天我还听到有人打算去超市工作,你们谁也去不了。你们的生活已经被安排好了。”<sup>⑥</sup>但学生们却不想听到真相,他们对自己未来命运的麻木态度正是来源于黑尔舍姆的规训和教育。这种教育阻碍了他们对自己独特身份的认知,造成了自我意识的

①石黑一雄:《莫失莫忘》,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

②石黑一雄:《莫失莫忘》,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74页。

③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51页。

④石黑一雄:《莫失莫忘》,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94页。

⑤石黑一雄:《莫失莫忘》,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92页。

⑥石黑一雄:《莫失莫忘》,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90页。

缺失。学生们对自己的身份没有概念,成长过程中总是心存疑惑:“我们是谁,我们跟导师、和外面的人有何不同?”<sup>①</sup>

石黑一雄将黑尔舍姆描绘成一个既允许个人成长又处处充满限制的空间。它是仿造人类世界所建造的一座克隆人的成长之城。它既是一个与人类社会相悖,即人类社会无法接纳的异域空间,又是克隆人成长过程中寻求庇佑的空间场所。值得一提的是,在学生们离开黑尔舍姆很久之后,它仍然是这些克隆人成长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它是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地方。黑尔舍姆的记忆总是在凯西脑海里闪现,承载着凯西的成长故事。人物的记忆被凝固在一个永恒的空间之中,换言之,“被追忆的时间始终都不是流动的,而是对体验过的场所和空间的记忆,这些记忆编织和呈现了过去的生活”<sup>②</sup>。黑尔舍姆以空间的形式存在于世界中,将不可磨灭的情感和记忆留存在凯西的心中,更极大地折射并保存了她的内心成长。

农舍是克隆人从黑尔舍姆毕业后去的第一个居住空间,这个寒冷潮湿、破旧简陋的地方是克隆人开始真正接触人类社会的场所,也是连接黑尔舍姆与外部世界的桥梁。凯西和朋友们在这里住了两年,准备成为器官捐赠者或者“护理员”。在农舍,凯西和好友们享有相对自由的空间,也有了主动探索的能力,同时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怀有更加强烈的好奇心。虽然知道自己是克隆人,但他们仍在努力理解其他的重要问题,比如自己与原型以及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他们坚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一个正常人复制而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原型生活在外面的世界里。”<sup>③</sup>他们渴望寻找到那个培植自己的母体原型。一方面,这是他们成长中想要追溯生命本源的天性;另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寻找原型来预知自己的未来,在人类社会中实现自我的身份,并实现融入人类社会的梦想。例如他们有的想做邮差,有的希望在农场干活。于是,他们到外面的时候——

“在镇子上、购物中心、车站咖啡馆里的时候”总是“留意着寻找‘可能的原型’”<sup>④</sup>。比如露丝在杂志上看到在开放式大办公室里上班的职业女性,她认为那就是自己的原型并与同伴前往诺福克镇进行寻访。

诺福克是“英格兰一个安静的角落……也是失落的一角”<sup>⑤</sup>,这是一个可以寻找“遗失的美好”的地方。这个空间场所对凯西她们来说是一种安慰,以至于当凯西和汤米在诺福克的海边小镇找到了丢失的磁带时,她们都感到心底深处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好像是小时候的愿望觉醒了,又想要相信那些曾经贴近她们内心的东西。那盘磁带使凯西体会到了人类的情感,她虽然身为克隆人却有着人类的灵魂,想要体验生命的成长与人生的价值。作者用这个臆想的空间来表现克隆人成长中对内心归属的强烈渴望。在农舍期间,凯西进一步认识自己,也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透彻的了解,她越来越坦然地接受自己。她开始意识到黑尔舍姆的教育赋予了她人类的灵魂。最终,她决定去做护理员,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农舍成了克隆人认识自己、感受成长和体会生命意义的重要空间。

克隆人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有的做护理员工作,在一家家康复中心之间不停辗转,熬夜照顾那些捐献器官的克隆人;有的直接成为捐赠者,在康复中心的手术台上,医生取出他们的器官。在康复中心,凯西作为护理员在人类社会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和身份,体会到人类社会的分工,康复中心成为她体验自身价值的空间,也是其他捐献者完成自己使命的地方。凯西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克隆人,其中也有来自黑尔舍姆的捐献者,这些克隆人让她回忆起在黑尔舍姆受过的教育和生活的点滴。黑尔舍姆最初创立的目的是希望在冷漠的社会中帮助克隆人得到更人道的对待,并向“全世界表明,如果学生们在人道、文明的环境中长大,他们就有可能像任何普通人类成员一样,长成会体贴、有智慧的人”<sup>⑥</sup>。但后来在“茂宁代

①石黑一雄:《莫失莫忘》,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1页。

②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3页。

③石黑一雄:《莫失莫忘》,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5页。

④石黑一雄:《莫失莫忘》,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5页。

⑤石黑一雄:《莫失莫忘》,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74页。

⑥石黑一雄:《莫失莫忘》,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93页。

尔丑闻”中,人们开始担心克隆人在体力和智力上超越人类而取代他们在社会上的位置。社会思潮随之转向激进,保护克隆人权利的伦理主张淹没于人们的恐惧声中,黑尔舍姆等三所人道地对待克隆人的学校随后被关闭,学生们被转到全国各地的其他校舍,他们精神的寄托也随之消逝,这个空间呈现出强烈的时空压缩特征。哈维用时空压缩这个词,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sup>①</sup>。康复中心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时空压缩体,它给身处其中的人带来一种强烈的时空压缩感。如凯西所描述的:“或迟或早,总有捐献者活不过来,哪怕是,比如说这只是第二次捐献,没人料到会有并发症。”<sup>②</sup>生死转换的瞬间会给人带来强烈的冲击,让人产生绝望或是对生命

消逝的豁然体悟。凯西在康复中心回想起自己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护理员的经历,为自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并且坦然地接受自己即将捐献的命运。

### 结语

成长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会呈现出不同的模式。石黑一雄善于以时空塑造人物的成长,用时空的转换展现人物命运的走向。在《莫失莫忘》中,凯西及好友们的成长也是以时间为轴线,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他们在不同的时空中寻觅自己的身份,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最终,在经历了黑尔舍姆、农舍和康复中心的空间转换后,他们逐渐成长,汲取了生命的活力,获得了来自内心深处的自我认同感,领悟到克隆人存在的意义与克隆人生命的价值。

##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owth in Kazuo Ishiguro's *Work Never Let Me G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and Space

REN B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migrant writer, Kazuo Ishiguro especially pays attention to worldwide matters due to his own life and spatial experience. He skillfully explores some important events lik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 his novels, enabling the narrative to be particularly of era significance. One of the examples is the novel *Never Let Me Go*, which is not only a dystopian science fiction, but also a Bildungsroman. Regardless of its typical science-fiction plot, this novel focuses less on the scientific improvement that allows clones to exist than on their everyday lives,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their inner worlds, representing spatial-time pictures. Exploring the novel *Never Let Me G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and time, we will view its characters' growing-up experience.

**Key words:** *Never Let Me Go*; growing-up experience; tragic feeling

(责任校对 朱正余)

<sup>①</sup>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0页。

<sup>②</sup>石黑一雄:《莫失莫忘》,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31页。